

刊叢藝文代現

一之輯二

士兵的國帝三第

著 斯發爾雅
譯 文烈黎

行發社版出進改

現代文藝叢刊

— 2:1 —

第三帝國之士兵

霍爾發斯著

黎烈文譯

改進出版社發行

前記

這部小說的原作者霍爾發斯 (Odon de Horvath) 是匈牙利的一個極有才
能的青年作家。他的家世、經歷等等，不很清楚；我們祇知道他的死有點兒意
外：一九三八年的一個暴風雨的日子，他在巴黎最華美的街道——香醉麗醉街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給一株被風吹斷的乾枯的行道樹壓斃。
他的著作也許不少，但我們祇看到他的兩部法譯本小說，一部是「沒有上
帝的少年時代」(Jeunesse sans Dieu)，另一部即是這裏譯出的「第三帝國的
兵士」(Soldat du Reich)。

當希特勒正在歐洲耀武揚威的時候，我們特地介紹這部巧妙而又細緻的描
寫變態心理的小說，讓大家從一個德國兵士的自述中，約略窺見希特勒的理想
和方法，究竟把德國青年引上了怎樣的道路，並給他們預備了一個怎樣的前途
，想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吧！

譯者：二九，六，六，於永安。

目 錄

前記	一
一切事情的根源	一
魔宮	一九
營長	三七
乞丐	四五
在吊死者的家裏	五九
狗	八三
浪子回頭	八七
會想的畜牲	一〇三
在小人國	一一三
安娜，兵士的未婚妻	一二五
雪菩薩	一五七

一切事情的根源

我是兵士。

並且我心甘情願地做個兵士。

當朝霜凝於草際，當夜霧起自林端，當鐮刀在夢中發着閃光的時候，不論是落雨，下雪或是天晴，不論是白天或是夜晚——我絕沒有厭倦過在行伍中的快樂的生活。

突然，我的生命重又有了另一種意義！我早就對於我的少年的命運絕望了。在一個所有的視線都被阻斷，而前途已經絕滅的世界里，人們還能有什麼企圖呢？我早就把我的前途埋葬了。

可是我現在又找到了我的前途——那從死亡中復活的前途，而我再不會放走它了。

僅祇在六個月前，當舉行徵兵考核時，我看到我的前途重又出現了。它立在軍醫官旁邊。當軍醫官說：「他可以當兵！」我的前途便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我現在還覺到那一拍呢。

而三個月後，一顆星便出現在我的衣領上，一顆銀的星。因為我打靶的成績最好，我是我這一隊裏的最好的射擊者。人家委了我做一等兵，而這也算不錯啦。

尤其是在我的年齡。因為我差不多是那一隊裏面年齡最小的。可是這祇是一種外表。實際，我却比他們老多了，尤其是從精神方面說。而失業是使我變得老了的唯一的原

因。

當我剛剛離開學校，我便成了失業者。因為我喜歡那些印刷新聞紙的大機器，印刷，早刊，午刊，晚刊等的大機器，我會想成為印刷工人。

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費氣力！不要說市中心的印刷廠，我連想進一個市外的印刷廠去當學徒都沒成功！

那些大機器說：「我們已經有着太多超過我們需要的人了。你使得我們好笑啦。你給我除去這念頭吧！」

於是我把它們從我的思想裏，從我的心裏逐走。因為任何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呀。連

一隻失業的狗也有牠的自尊心呀。

滾吧！可惡的輪盤，壓搾機，活寡，傳送板啊！滾你們的蛋吧！

於是我便祇好靠着救濟過活，起初是公共的救濟，隨後是私人的救濟。

我立了一個長長的行列中間，立了一個修道院門口，我在等着一盆麵包湯。

在禮拜堂的屋頂上聳立着六個石像。六個聖者的石像。五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我吞着我的麵包湯。天在下雪，而雪使得那些雕像戴上了高高的白色的帽子。我沒
有帽子，而我在等着雪融。

日子長起來了，風暖和起來了。我始終吞着我的麵包湯。有一天，最早的綠色的萌芽又出現了。

現在樹木已經開花，而女人們都變得透明起來了。

我呢，我也變得透明起來了。

因為我的衣裳成了破片，而我的衿子也好不了多少。

在街上，那些過路人已經開始迴避我了。

許多念頭在我的腦中絞作一團。

這些念頭跟着每一調羹麵包湯而變得使人更加作嘔了。

突然我停住不吃。我把盆子放在地上，盆子裏面還剩着半盆麵包湯。儘管我的胃在對我抗議，可是我再也吃不下去了。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那六個最幸福的人，在屋頂上瞧着蔚藍的天空。

不，我再也不能吞吃我的麵包湯了！每天是要同樣的薄湯！現在我祇要看到它，看到這乞丐吃的湯水，我的心就作嘔了！

丟了它吧，你的麵包湯！丟了它吧！丟到溝裏去！……那些聖者在屋頂上對我投來責備的眼光。

你們爲什麼帶着這副蠢相從那上面瞧着我呢？你們最好是跑下來幫幫我啦。

我需要一件新的衣裳，一條沒有洞的襠子……另一種湯。改變一下吧，各位太太和先生，改變一下吧！

與其乞食，我甯願偷盜。

而在那些排隊等着麵包湯的人們裏面，還有許多旁的人也和我一樣想，老的和少的……而這決不是那裏面最壞的人呢。

對啦。我們偷了很多回數。最常偷的是頂頂要緊的食物。但也偷些煙草和紙烟，啤酒和葡萄酒。

我們施行手術的地方，大都是在山外，是在冬季快要到來，當那些快活的居民跑進他們的廚房裏去烤火的時候。

我有兩次差點兒被人抓住了；一次是在一間浴室附近。可是我居然能够逃掉而沒有給人看出。還有一次是在冰凍的地上，只差一點點。假使那警察抓着我，我的身份證明書現在就不會這樣純潔了。可是冰救了我。那人的脚一滑，全身倒在地上。

於是我的身份證明書仍舊像百合花一樣的白。

過去不會在那上面投上任何暗影

並且，我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不過在那個淒慘的年頭，絕望使得我動搖起來，正如蘆葦被風吹着一樣。我覺得自己在那斜坡上愈溜愈快，並且更加失了勇氣。我甚至已經成了一個脾氣很壞的人。

可是我現在重又找到了快樂。因為我現在知道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現在，我再不害怕明天沒有東西吃了。並且我的皮靴如果破了，人家會給它們換上新的鞋底；我的衣裳如果舊了，我會領到新的。而當冬天到來的時候，人家會給我們外套。一些非常暖和的大外套。我已經看到過它們。

我再不需要冰來救我。現在我在一層很堅固的地上走着。

總之，一切都上了軌道。

永別了，那些日常的掛慮啊！

現在，你總有一兩個人在你的身邊。

在你的右邊和左邊。白天和夜晚。

「排隊！」人家吩咐我們。

而我們便排起隊來。

在營房裏的操坪中。

而那些營房都大得像一個城市，大得使人不能將它們一下收入眼中。我們是步兵機關鎗隊的一部分，我們的武器有輕機關鎗和重機關鎗。我們最近已經機械化了，但祇是一部分。我屬於非機械化部隊。

營長在我們面前走過，我們的兩眼跟隨着他。直到他走到我們第三個夥伴的地方，我們才轉過頭來重又看着前面。大家立得筆直而且一動也不動！這是人家發給我們的站法。

軍隊非有秩序不可！我們喜歡紀律。經過沒有工作的不安定的少年時代以後，紀律對於我們像是一個天堂。

我們也喜歡我們的營長。

這是一個恰好和他的地位相稱的人，嚴厲而又公正，一個理想的父親。

每天，他這樣慢慢地走在我們面前走過，他看一切是不是都有秩序。他不單看我們的鈕扣有沒有擦亮。他的眼光一直穿過我們的裝束，看到我們的靈魂。這事是我們大家都感覺到的。

他很少露出笑容，而任何人沒有看見他出聲笑過。有時候，我們幾乎可憐他起來，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哄騙他。我們很想像他一樣。大家，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像他一樣。

還有我們的連長，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啊！關於公正一點，他也是。一樣無可非難的。可是他常常喜歡生氣！……爲着一件很小的事，甚或毫沒理由，他會對你叫罵起來。可是我們並不因此恨他。我們知道他所以顯得這樣神經過敏，是因為過於疲勞的緣故。實際，他想取得參謀的憑證，於是晝夜用功起來。我們時時刻刻看到他手裏拿着一本書。

末了，還有我們的排長，一匹年輕的小馬。他的年紀幾乎祇比我們大得一點點，這即是說，他也祇有二十二歲左右。老實說，他也常常喜歡連長一樣咆哮，可是他還有點顧忌，然而我們却很愛他，因為這是一個卓絕的運動家，我們的最好的短跑者。他以

一種極好的姿勢跑着。

我覺得在聯隊裏的生活很像一種運動。

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是最美麗的運動，因為在這裏問題不在創立紀錄。這却和最重要的事情有關：和祖國的幸福有關。

有一個時期我不歡喜我的國家。它那時還有一些沒有祖國的傢伙統治着，並且受着一些黑暗的國際勢力的支配。如果我現在還活着，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

我現在能够在我的夥伴們裏面排隊，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我現在能够再發見一個祖國，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

一個富強而又雄壯的德意志帝國，這可以給全世界一個光榮的榜樣！

而將來有一天，它會實實在在的統御全世界！

自從我的祖國重又得到它的榮譽以後，我便愛我的祖國！因為這樣一來，我也重又得到了我的榮譽呀！

我再用不着乞食了，我再用不着偷盜了。如今，一切都改變過來了。而且這改變還會繼續下去。

下一次戰爭，我們一定會贏的。這是確實無疑的事！

不錯，所有我們的長官，在口頭上部數吹和平，可是我的夥伴們和我，我們却互相閃着眼睛表示不信。我們的長官都聰明而又狡猾，他們是知道使得別人上當的，因為他們都有着撒謊的本領啦。

不撒謊，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斷地準備着

每天，我們排着隊，我們離開營房，我們步整齊地穿過城市。

市上的人們很高興的瞧着我們。但也有些例外的傢伙，好像恨着我們一樣，連看都不屑看我們一眼。可是這始終是一些年老的，實在說來，是一些已經沒用的傢伙。然而，當我們看到他們把眼睛轉過一邊，或是並沒顯然的理由而突然在一隻玻璃窗前停立着，實際是爲的免得看到我們時，我們便憤懣起來。直到他們仍然看到了我們，直到他們瞧出我們反映在店面的玻璃上面才止。那時，氣得面孔黃而且青的却是他們了。

對啦，先生們，對於現在永遠懷着輕蔑之情的人啊，人道主義的廢料啊，帶着你們的乏味的和平的空談，你們再也逃不了我們。隨你的便去欣賞那些書籍，玩具，薰臘，女人的內衣等等吧！你們到處都會看到我們！

我們甚至排隊在玻璃窗上走着！

我們知道我們不使你們喜歡。

我是了解你們的，我。並且透底地了解。

我的父親是和你們一樣的。

當他看見我排隊走着時，他也一樣把眼睛轉過一邊。

因為他憎惡戰爭工業，所以他討厭兵士。好像主要的問題是要知道大砲商人會不會賺錢一樣。

他們在這上面是祇有賺錢的，假使他們交付良好的貨品。——一些最好的大砲，一些軍需品和金副武裝。對於我們，這已不再成爲一個問題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祖國是一個人生活裏面的最重要的東西。再沒有什麼超過祖國了。除開祖國以外，其餘的一切都是不足道的東西。或則，在最好的場合，也祇能算是次要的東西。

當國家的事業興旺時，它的每個孩子的事業也都興旺。當國家的事業衰敗時，無疑的，它的每個孩子的事業並不全都衰敗，可是和國家的活生生的整體比較起來，少數的例外是不算什麼的。

國家祇在被人畏服，換句話說：祇在保有一種非常鋒厲的武器時，它的事業才會興

底。

而這武器就是我們，就是我。

可是還有這類錯誤的人，因為他們始終浸潤着他們的粗鄙的觀念學，那在十九世紀成立的觀念學，他們便看不到或是不願看到這些顯明的關係，而我的父親，他也是這古老的衛隊的一份子。

這是一個很可憐的隊伍。

一支打敗的軍隊。

我的父親是一個僞君子。

他從一九一七年起，做了三年的戰爭俘虜。他直到一九一九年杪才回國。我自己是在一九一七年出世的，所以我是一個被人稱作「戰爭的孩子」，可是不用說，我對於這次世界戰爭，什麼也想不起了。對於人們稱作「戰後」的那緊接在戰爭後面的幾年，也是一樣。我祇保留着一個極模糊的記憶。我的最初的記憶是從一九二三年開始。

我的父親的職業是咖啡店裏的僱官；換句話，即是一個靠小眼生活的苦力。他說世界戰爭是他在社會上失墜的原因，因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祇在一些漂亮的店家工作，可是現在他却不能不在市外的一個非常簡陋的啤酒店服務。實際，自從他被俘以後，

他便是點兒跛腳，而一個跛腳的僮官在一個華麗的酒館裏工作，這是確乎不可能的。

可是，雖有着他的個人的小悲劇，他卻沒有權利阻止戰爭，因為戰爭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呀。

老實說，我的父親尤其是一個脾氣很壞的人。當他和他同住在他的屋裏的時候，我們每天爭鬧着。他不斷地攻擊那些有錢的人，而同時他又惋惜再沒有機會服侍他們：如果他能重新趨奉他們，他將怎樣高興啊！因為他僅僅想着他的小賬呀！對啦，這完全是一個僞君子，而我並不愛他。

如果不是偶然的機會使他做了我的父親時，我一定會這樣想：「這討厭的傢伙是誰呢！」

有一天，我對他說道：

「你不要害怕下一次戰爭吧。在你的年紀，你一定不會再去打仗的！」

起初，他還鎮靜，僅祇瞧着我，好像在努力記起什麼事情而露出父親：他已忘記了

「對啦，」我接着說，「你已經沒用了。」

他保持着他的鎮靜，可是一種悄悄投來的，充滿着憤恨的眼光，突然射到我身上。

於是他叫罵起來：

「那麼！去打你的仗罷！去罷！去見識見識這是什麼一回事罷！把我的最好的回憶呈獻給它罷！如果這事使你這樣高興，你就去戰死好了！」

我走了。這是三年前的事情。我還聽到他咕噥，我還看到自己在樓梯上。我突然停住並重又往上走。我忘了我的鉛筆。我想到那些將徵求職工等的小廣告貼在玻璃窗內的報館那一帶去走走。對啦，在那個時候，我還相信那些神話呢。

當我再把門推開時，我的父親立在窗子旁邊，並在同外面看着。這天是他的假期。他略略轉過身來。

「我忘了我的鉛筆，」我說道。

他搖了搖頭，好像要說：「好的，」於是重又看着外面。

可是他的兩眼含着怎樣奇怪的表情啊！難道他哭過來嗎？

我走出來了。「你很該哭一哭呢，」我心裏想道。「你是罪有應得的，因為現在我的境況所以壞到這樣，這事你那一代人是負着主要責任的。」（那時我還沒有工作，並且沒有前途。）

我們的父親那一代，充滿着國際法和世界和平等的愚蠢的理想，他們不懂得即使是在禽獸的下等社會，也是彼此相食的。世間沒有沒有力的權利。我們絕不應當思想